



似水流年

米花飘香

□韩建国

冬日里周末的一个傍晚，一声沉闷的响声撞了我的耳膜，循着响声处拉开窗户，透过喧嚣的街道，在城市间华丽霓虹灯的映衬下，依稀可见一个熟悉的轮廓刺进我的眼帘。

儿时的巷道边随处可见炸米花的摊，摊位一般都会选择离家稍近的地段，这样容易被附近的住户看到。夜色虽迷离、灯光也昏黄却挡不住众多孩童的眼睛，常常是巷头巷尾聚集了一帮帮、一群群叫个不休且年龄不等的孩童们，炸米花的摊位并不太惹眼，这时候最显眼的倒是前来光顾的人群和老客户，围成左一圈、右一圈。

地上摆满许多的器具，高点的茶缸，还有大大的铁碗和小些的瓷碗，许是被长期随意丢弃的缘故，各类器具早已出现了破损，星点的疤痕很是入眼，正如刻意创作各家专属的记号，很容易识别，不会搞混。孩童们这时最守规矩，不需要父母的指挥，一致响应向摊位逐渐靠拢。过会，等待的队伍逐渐壮大，甚至排起了长龙般的模样，弯曲有序地排列成为街道旁特有一景。

我受到米花味道的香诱，加入了前去的队伍，轻车熟路地拿起家里的粗瓷碗，从米缸中着实舀满一大碗，放进母亲缝制的布袋里，带足加工的费用一路小跑奔向炸米花的摊位。好不容易挤了进去，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老汉黝黑的脸膛，原先非常壮实的腰杆，经过多年的劳作和辛苦，被炉火熏黑了身体，累弯了腰。炸米花的工具十分简单，最惹眼的还是黑色的米锅，中间圆鼓鼓的，是主要的盛体，打开锅口并不容易，需要旋转几圈才可打开，放入食材后用一根铁棍使劲拧紧锅盖才可烘烤。

摊位前，老汉熟练地倒着前来自来光顾的新老顾客早已备好的谷料，遵照各人的口味不同、原材料不一，他依然照旧、有序倒入些许的糖精。老汉做起活来

很专注，从来不会去过问周围一帮人的闲言碎语，只是埋头尽量做好分内的事。有时闲着也很热情，常与这里的老少打着招呼。到了米花出锅的时候，是我们欢呼的时刻，看着黑幽幽的炉体慢慢地转停下来，在期待中还是惧怕它的爆响。有的时候，我与熟悉的玩友专注地说笑着，稍不留神的空，老汉可不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只见他起身，快速调整好盛米花的铁笼位置，大声喊了一声，随后爆响十足，想躲都来不及，往往是身体一颤，耳朵被响声占有，嗡嗡直响，记忆太深刻。随着沉闷的响声过后，各家都会认准所带来的原料，自己抓着笼筐把炸好的米花顺着裹着布的筐道拾起使劲地抖着、晃着，生怕还有残余的米花留在那里。

由于各家带来的食材不同，所炸出的味道自然有了区分。待炸响过后烟雾缭绕时，等待的队伍中有些蠢蠢欲动了，胆子大点的会上前摸着滚烫的布袋想一探究竟，最主要心照不宣地为了可口的米花，凑巧的是，袋子没有扎得太牢的原因，加上膨胀的气体冲开了袋口，袋的后面会漏出香喷喷的米花，见此情境，我喜好趁乱顺手抓吃的感觉，狠狠地抓了一把装在布袋中。离得近，自然容易被看见，在一旁看管自家米花的孩童可不会轻饶我们，早已发出愤恨的声音，不断叫喊着来驱赶着我们这帮手快的吃货。

如今，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城市大建设的步伐迅速跟进，很快埋没了此类生计的延续，这种原生态的街巷小吃，逐渐被人们所遗忘。看到这种儿时的美味拼接着些许趣味的所有画面，努力回味着，记忆是理清思绪的工具，心有波澜，为之所动，牵挂我的是对老汉坚守这类营生的景仰，还在为了生计拼命地奔波在流年的影像碎片里，还在坚持着这原生态的美食继续走下去。



诗 歌

篝火

□陈 锋

红松的枝条如手臂玲珑
捧起了奔流的豪情
芳香的柴薪相拥相抱
激荡汹涌的热能
像通红的喷泉耸立苍穹
似五彩的光柱冉冉升腾
刹那间

吞没了周围的黑暗
晕染了灰蓝的夜空
这火的光影
与明月繁星交相辉映

毕毕剥剥的爆裂之声
与黄莺出谷琴瑟和鸣
时而舒缓时而激越的节奏
是乾坤的互动
飞溅的火花

像四月的落红
零乱的舞步
旋转着欢声雷动
这火的冲动
划破长夜深藏的宁静
多情的光艳飞扬

激扬万物勃发黎明
紫气托起的层云
迎来轻盈的天使
袅袅婷婷
天使传递瑶台的气息
大地万物聆听天籁之声
萧索的季节
却掩不住春意融融
这火的汇聚
淬炼圣洁的心灵



牧 野

周文静 摄

靛 淮 河 初 雪

李 玉 芝 摄

“麦仁”。接下来，要把“麦仁”放到锅里煮熟，然后再进行自然风凉，这样前期工作就算完成了。

父亲赶集回来，买了几个又小又圆的小球，形似我们小时候玩耍用的玻璃球，但非常丑陋，拿到手里很轻，上面还有很多不规则的小孔，并带有一种刺鼻的酒味，父亲说这就是酒曲了。我并没有看得起这小小的酒曲，还冷冷地说：“这么难看的东西还能做出好吃的麦仁米酒来？我一点也不相信。”

母亲把酒曲轧成粉末，并均匀地撒在已经风凉的“麦仁”上，稍加搅拌，随后拿来一个干净的坛子，把搅拌好的“麦仁”全部装入坛子。最后，母亲用酒瓶子对着坛子的中间，使劲地向下压，压出一个圆柱状的空隙，最后，盖上盖子，这样麦仁米酒的工序就全部完成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离家很远我就闻到了麦仁米酒的香味。原来，母亲已经把做好的麦仁米酒煮好了，而且煮了满满的一大锅，左邻右舍的大小“馋猫”都被吸引了过来，母亲一碗一碗地盛出来，“馋猫”们一个个地抢着吃，一边吃一边说着：“好吃！好吃！”就这样，母亲做的麦仁米酒很快就被传开了，结果全村的家庭主妇都来学经验，母亲不厌其烦地讲解，甚至还手把手地教，直至把大家都教会。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全村的人们家家都做麦仁米酒，家家都沉浸在香甜的酒香里。

我吃着香甜的麦仁米酒，心里有很多说不出的滋味。这滋味里有回忆、有想念、有不舍……

雪，听着脚下传出“咯吱咯吱”欢快的声响，大家手牵着手，在雪地上，踩出各种有趣的图案。冻红了小脸，冻僵了双手，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喽。

雪，飘飘洒洒，依然在下着。湿漉漉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五彩斑斓的雨伞，默默地向四处流动，开始了一天的繁忙。有热心人用草垫铺向路面，防止行人滑倒，在雪花飞舞的寒冬，成了一道暖心的风景。

家乡属于南北气候分界线，因此，也汇聚了南来北往的客人。朋友圈里，下雪的讯息越来越多，有晒自家花园角落里的一堆雪球；有晒俯瞰大地白雪皑皑的田野；也有分享在高楼顶上拍摄的城市雪景。于是，有人调侃说，这点小雪算什么？根本算不上雪景。的确，比起东北的冰天雪地，它只能算是小家碧玉，似乎也太温柔一点。但雪的到来，寓意着季节的变换，也寓意着瑞雪兆丰年的美好年景，总会给人以慰藉和希望。

冬至到了，真正的寒冷天气已经来到，祈愿虎年的这场冬雪，能驱散疫情带给人们的阴霾，迎来兔年的新春捷报，平安如意。

有的还把被子叠好后，用椅子，外加几块砖压一下，晚上九点熄灯号响后，小心翼翼把椅子等取下来，将被子捋直顺着床和身体依次盖上，第二天起床后叠起来就容易多了，也好看，全班，全排都在一字线上。这是军营被子从洗到缝针的全过程。

我入伍前，家里人口多，孩童时，每年秋后，晴天时，母亲将闲着大半年的几床被面被里拿出来一一洗个遍，在自家门口选择两棵大树之间拴上一根粗点绳子将其搭上。下午拿一扫帚找一平整地面打扫一番，铺上两张芦苇席，让我帮她先帮上了许多补丁的被里铺平，她自己把破碎的棉花一块一块拼凑起来，再叫我帮她把花被面罩上，她就开始钉作了，只见她从“专用工具箱”里拿出顶钉，针与线，弯下腰，跪在“准被子”边缘，膝行移动，绕一圈，或有人帮忙，把没有缝合的部分挪动在面前，达到四处缝齐，因为有的是破碎棉絮，还要从中间多行几道才能牢固。不管有几床被子，程序都是一样的，整被套最为省事。

我在部队工作，生活十来年，从不会钉被子到不能钉被子的这三千多个夜晚，自己没下一针一线，全是战友帮忙，深表谢意！深感大家庭温暖。



百 姓 记 事

麦仁米酒

□张 斌

周末，老朋友约我到 he 家里吃饭，我很感动，也很荣幸，因为在当今，能愿意约朋友到家里吃饭的已经不是太多见的了，除非是不分彼此的老朋友、好兄弟。

女主人不仅是一位长得漂亮、待人热情、干活麻利的大美女，还有一手好厨艺。说话间，女主人已经把做好的几个家常菜端上饭桌，红、绿、黑、白、黄等色彩搭配讲究，对比鲜明，热腾腾的，香味扑鼻，顿时令我食欲大振。不用主人夹让，我已经第一个动了筷子，夹菜入口，香味溢出，瞬间沁入心脾，有一种久违的享受。

在清爽可口的小菜陪伴下，几杯老酒下肚，甚是舒心。这时，女主人又上来一道汤，女主人不报菜名，却摆起了架子，让大家猜猜这道菜是什么？我便来了兴趣，伸手打开盖子，一股略带浓烈的香甜迎面扑来，并迅速溢满房间。“这是米酒吧！”我不假思索地说

道：“又有点不像？有一点麦香的味道！”我又否定了自己的初言，变得有些不自信起来。

女主人拿来勺子，我深深地捞了一勺：“原来是麦仁，这是麦仁米酒啊！”我高兴得像个孩子，又如同老朋友久别重逢，一阵惊喜，又是一阵欢心。

是的，就是麦仁米酒，一种久违的美食，也是我小时候的骄傲。记得我小时候，由于我们那里不产大米，日常的食物以小麦、红薯、玉米为主，偶尔能吃上一两次白米饭，一般都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更不用说吃米酒了。不过，有一天放学回到家，从邻居家的厨房里飘出米酒的香甜，可把我馋得够呛，但碍于面子，也不敢开口去要口尝尝，只能向母亲诉说馋意。

第二天，母亲起得很早。先打了一缸井水，又装了一篮子小麦，然后把麦子放在井水里淘洗，淘去泥沙、糠叶，再放在篮子里把水分控干。吃过早饭，母亲

就安排父亲到集上去买些酒曲，还说：“今天，我要给孩子们解解馋，用麦子来试着做米酒，你一定要买一些好的酒曲回来！”父亲临走时，母亲还在不停地叮嘱，一定要买好的酒曲。之后，母亲便开始干她的拿手好活——舂麦仁。

舂麦仁是一份很讲究技术的活儿。母亲把淘洗干净并控干水后的麦子放在石臼里，然后拿起对应的石锤进行舂，目的是把麦子的表皮舂掉，但还不能破坏麦粒的整体形状，否则做出的麦仁米酒就会变味，而且容易变质，不好保存。母亲为了保持舂出来的麦粒完好无缺，两手紧握着重重的石锤把柄，保持用力均匀，上下来回提拉，而且每次向下都是斜着向下舂。就这样一白日的舂，母亲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才把一篮子的麦子舂完，然后再用簸箕簸出麦皮，直到全部干净了，去掉皮的麦粒就像一个一个被精工打扮过的白娃娃，胖嘟嘟的非常可爱，我们那里都叫它为

下雪忆趣

□孙 敏

冬至节气前夕，清晨的雾霭还未散尽，伴随着凛冽寒风，就见晶莹的小雪花纷纷扬扬，飘落而下。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有50%的机会雪要降临，当一朵朵洁白的雪花，轻轻落在手心时，还是非常惊喜。

冬天真的来临了。久违的雪花，也如约而至。

天空之下，期待已久的雪花，就这么任性，肆意地漫天挥洒。仿佛只是瞬间，楼顶屋宇，草坪广场，林间山丘，渐渐变了素颜，绿树枝头也开始泛白，换了一番新的景象。你再看，朋友圈，抖

音，图片，短视频……人们用喜悦的心情，以各种方式传递着下雪的消息。

曾经，有位南方朋友，无奈地感叹过，雪，对于当地来说，真是一个稀罕的奢侈品。可不是嘛，也曾有幸认识一位善解人意的家长，利用公休假，带着孩子乘坐高铁，专程前往北方一座小城去观雪玩雪。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当孩子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第一次去触摸雪的那一刻，我发现，孩子竟然含着泪花。当听到孩子激动地大声呼喊，我看到雪了时，我的心瞬间被融化了。

是啊，下雪真好。

记得小时候，每到过年前后，必定会来一场潇洒的鹅毛大雪。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银装素裹，显得那么旷达，那么圣洁。大人们冒着逼人的寒气，依旧为生活忙碌着。孩子们不愁没有玩法，堆雪人打雪仗，拉雪板滚雪地。屋檐前后，垂下的一排排剔透明亮、大大小小的冰锥，成了男孩子们的新目标。拿过竹竿，轻轻敲打几下，“哗啦啦”一阵声响，掉下几根胡萝卜般大小的冰锥。有人调皮得大叫，快来尝尝，好大的冰棒哟。

女孩子们则穿着新罩衣新棉鞋，不顾大人的一再叮嘱，踮着没过膝盖的积



记 忆 深 处

洗钉被子

□樊庆广

1976年，我还不足18周岁，在当年冬季应征青年征兵时，我身体及政审条件合格，步入了军营。

翌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与分在一个排里的两位同一公社老乡在做完好人好事（为连队打扫猪圈）后，他们没与我打招呼就立马回到班里拆被子，接着又到炊事班讨点热水，有的倒进洗衣粉，脱下解放鞋卷起裤腿扶着墙在池中反复地踩，有的卷起衣袖，擦拭肥皂在搓、揉，我在一边观看他们摆弄。他们都比我长几岁，比我懂得多，在家都有独立生活能力。他俩其中一位问我：“你的被子洗了吗？”我回答：“我不会！”他又说：“这个星期天不

过来，下一个星期我们俩帮你洗”。就这样，在部队的前两年，我的被子都是他们俩包干的，一年要拆、洗、钉两次。

入伍第三年，也就是1979年，我参加了一次军事作战，就是在作战中负伤，特别是左大臂的贯通伤，右肩部位又有多块弹片存留，肌肉萎缩，功能减弱，战后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一定影响，尤其是钉被子，被面沾上水后，硕大的体积，一般人都拎不起来，就不用说了。院校毕业后，又服役几年，这些活还是靠他人帮忙完成的，麻烦了不少来自五湖四海战友。